

“

一直以为,冬天最是宜于读书的,蜗居一室,不需要多大,但一定要有窗户,让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照得人身上暖暖的。

冬天最是读书天

□田秀明

陶行知写过一首小诗,题目叫《春天不是读书天》,作为一个教育家,先生理当懂得读书的重要性,怎么会觉得春天不是读书天呢?其实,先生倡导的是活的教育,反对“读死书,死读书”,主张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的教育理念。春天多好啊,“鸟语树尖,花笑西园。宁梦蝴蝶,与花同眠。”走进自然,走进春天,读的“便都是活的书。”

读书与季节无关,与时间无关,春夏可以读,秋冬也可以读;清晨可以读,黄昏也可以读。一个喜欢读书,热爱读书的人,无需纠结于在什么季节读书,在什么时间读书,想读书的时候,手执一卷,让书香在脑海间氤氲,自然是最惬意和最美好的事情。

古人读书,崇尚的是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”所谓“晴耕雨读”,说的是晴天勤于耕种,雨天勤于读书,耕与读之间其实是相互的,“读而废耕,饥寒交至;耕而废读,礼义遂亡。”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晴耕雨读,既耕且读,不失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读书好比耕种,一诗一词,收获的是一份情怀;耕种犹如读书,一畦一垄,耕种的是几多情趣。“半榻暮云推枕卧,一犁春雨挾书耕。”耕种以立性命,读书达礼明义,传统文化在耕与读中达到了知行合一。

现代人读书,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和局限,读书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。随性而为,随性而读,快乐的时候可以读,烦闷的时候也可以读;端坐窗前可以读,斜倚枕上也可以读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说过,“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‘三上’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”由此可见,一个想着去读书的人,无论在什么时间,无论在什么地点,总是不会错过文字里的精彩。

一直以为,冬天最是宜于读书的,蜗居一室,不需要多大,但一定要有窗户,让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照得人身上暖暖的。任凭室外霜寒雪重,冰厚风高,也任凭世事纷繁复杂,生活千头万绪,心如止水一般安静,手执一卷,或坐或卧,指尖在泛着墨香的书页上一遍遍划过。读三两诗行,灵魂干净得如皑雪一般透明;读一篇美文,心灵滋润得如春天一般温暖。

“晨起开门雪满山,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有些人的冬天也许是从一场雪开始的,有些人的冬天也许是从一阵风开始的,而我的冬天,注定是从一本书开始的。与书相伴,与冬相亲,读书之乐消融了冬天的萧杀,读书之趣温暖着冬天的静谧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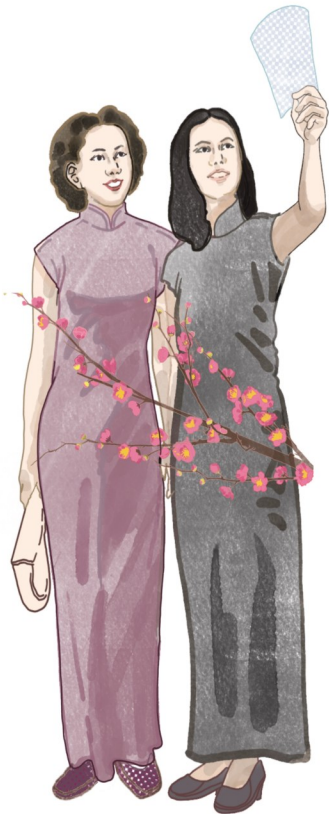
钟情老日历

□小夏

每到年终岁尾,我都会买一本老式日历,厚厚的一大本,三百六十五页。

越来越觉得时光更迭得太快了,仿佛一瞬间,这一年又过去了。我不愿意买台历,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在一张画面上,薄薄的几页,一眼就望见了年底,仿佛时光都变“瘦”了,心里有莫名其妙的“恐惧感”。

还是日历本好,往书桌上一放,那么厚的一叠,一天撕掉一张,



放慢脚步,来年的日子慢慢过。虽然时间不会因此增加一分一秒,可是心里不慌啊,有那么多日子在等我遇见,等我一起幸福,一起快乐,一起承担,而今天的这一页,撕掉就没有了,我会加倍珍惜当下。把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听,她们笑我矫情,怎么过不是一天啊,背着抱着还不是一样沉。

这个习惯的养成,和奶奶有关。小时候家里到了年尾,奶奶都要买一本日历牌挂在屋里最亮堂的地方。日历的封面永远是大红色,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,而里面的星期六,是我最喜欢的绿色,星期天是喜庆的红色。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,一看到绿色的星期六,心里就雀跃,因为马上就可以不用上学啦。每天早晨,奶奶用粗糙的大手,撕下一张,然后摩擦着新一天的页面,奶奶想让这一天平整顺滑,充满了深深的期待。这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,打湿了我的心,到如今依然印象深刻。

撕掉的日子,有风雨,有霜雪,有欢乐,有忧伤,虽然是清贫的日子,但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,并不觉得日子艰难。奶奶不识字,却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做上记号,比如家人的生日,所有的节气该吃什么就画上什么,亲人故去的日子要祭奠,叔叔、伯伯、姑姑哪天要来家里看她都要记上。没有一个字,日历上画满了圈勾和图画。

也有年份里,奶奶不撕日历,用一根橡皮筋,把日历翻过去的纸页一张张地别起来,年底依然是厚厚的一叠,不同的是这一叠已不同于年初,经过三百六十五个日照与黄昏,烟火的熏染,分明蓄满了情感的记忆。而我更愿意撕掉它,眼看着日历变得越来越薄,心里越发珍惜时间。

慢慢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,和那些清苦年代的一些老物件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一样,日历自然也更新换代了,有了香车美女的台历、挂历,甚至电子日历。网络时代的到来,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可以显示时间,日历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。

过去的旧时光,从清晨轻轻撕去日历的那一刻缓缓流过,仿佛听得到岁月在流逝的喘息,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,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,我们都必须坦然面对。

一张张被丢弃在时间荒野里的日历,镌刻着我们的回忆,也雕刻着心灵和容颜。无论时光如何催白了青丝,把唤不回的过去留在昨天,我这个恋旧的人,总是固执地保持着在新年换新日历本的习惯。

喜欢那厚厚的老日历,享受那厚厚摞起来的情感,也愿在以后的日历上写满幸福的故事。

大雪纷飞慰乡愁

□王笑然

二十四节气中,大雪的到来,总伴随着故乡的银装素裹。翻开日历,洁白的记忆像一封来信飘然而至。展读之际,温暖盈然,字里行间皆是浓浓的乡愁。

大雪,是万物冬藏的时节,而故乡的雪,总在夜里翩然而至。一觉醒来,窗外一片纯白素洁,覆满了原野。屋檐垂下的冰凌在冬阳下反射出剔透的光芒,红砖、黄土、黑瓦也全都银装素裹,悠然变了模样。村庄还未苏醒,天地寂静中,只有父亲扫雪的声音隐隐传入耳朵。

落雪是悄无声息的,可快乐却是流淌的音符。你听,孩童的一声“下雪啦”,惊喜便溢了出来。而我总是连忙跳下炕头,打开一道门缝,冷气钻入脖颈,内心却如同跳跃的炉火,燃烧着迫不及待。母亲煮好了红薯粥,热气氤氲在玻璃上,大雪就变成了一幅画,落笔之间,蘸满了憧憬与欢喜。

大雪里,有人间最朴实的烟火味。“瑞雪兆丰年”,这是农人对来

年谷仓富足的期待。麦苗覆了棉被,便能安心过冬,等到来年开春时,将又是一片喜人景象。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,这是腊味的渐浓。村里人家都开始忙碌:八角、桂皮、花椒样样齐备;鱼肉,猪肉,家禽各类齐全;大缸,盐卤,晾晒逐一进行,最后将腌好的咸货挂在屋檐下,向阳风干,好为年底做准备。

大雪里,有几时最纯粹的欢笑声。童年的想象插上了翅膀,同雪花在天空轻盈梦幻地飞舞。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袄,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出门去,和小伙伴在雪地上打滚,银铃般的笑声洒遍整个村庄。有时双手都僵了,小脸也冻得红扑扑,却依然不肯回家。不知是谁提议,大家齐心协力,又堆起了一个个雪人。雪人模样笨拙,静静矗立着,日夜守护村庄,这是童年极好的“佳作”。

大雪里,有家人欢聚的暖意融融。在冬天,天总是黑得格外早。当雪花又逐渐飘起时,炊烟便紧跟

着袅袅上升。粉条烩菜,红枣发糕,萝卜与羊肉在锅中“咕嘟咕嘟”翻滚,香味在老屋弥漫开来。不一会,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桌,家人围坐炉旁,一片其乐融融。我抬起头时,总能看到火焰跳动着,忽明忽暗,映着母亲的脸庞。一边听着大人们说“大雪进补”,一边喝着温热的浓汤,暖意逐渐蔓延至全身。夜深后,屋外依旧洋洋洒洒,母亲在灯下缝补,而我渐渐睡去,做着无瑕的梦。

现如今,又是大雪纷飞时,故乡却早已无迹可寻。村庄拆迁,故人离去,过往只存留在了回忆里。可每当大雪到来,我便仿佛又回到了老屋,父亲的扫雪声响在耳畔,红薯粥氤氲着暖香,恬然安宁。

于是,故乡素洁如初,温暖依然悠长。

